

文史通義

一
函
八
冊
函

文史通義卷第三

會稽章學誠實齋著

內篇三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託於善也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窮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爲言之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咫尺之間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

天下之言本無多也

言有千變萬化宗旨不過數端可盡故曰言本無多

人則萬變不齊者也以萬變

不齊之人而發爲無多之言宜其迹異而言則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門

城內之人千萬出門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從出者止四門也然則趨向雖不同而當其發軔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襲也非投東而僞西也勢使然也

樹藝五穀所以爲烝民粒食計也儀狄曰五穀不可不熟也問其何爲而祈熟則曰不熟無以爲酒漿也教民蠶桑所以爲老者衣帛計也蚩尤曰蠶桑不可不植也詰其何爲而欲植則曰不植無以爲旌旗也夫儀狄蚩尤豈不誠然須粟帛哉然而斯民衣食不可得而賴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爲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神化神妙之說所由來也夫陰陽不測不離乎陰陽也妙萬物而爲言不離乎萬物也聖不可知不離乎充實光輝也然而曰聖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滯於迹卽所知見以想見所不可知見也學術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學膚受泥迹以求之其眞知者以謂中有神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不學無識者窒於心而無所入窮於辨而無所出亦曰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謂列御寇曰人將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則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則爲人所保矣故天下惟中境易別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恆相似也學問之始未能記誦博涉既深將超記誦故記誦者學問之舟車也人有所適也必資乎舟車至其地

則舍舟車矣。一步不行者，則亦不用舟車矣。不用舟車之人，乃託舍舟車者爲同調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程子見謝上蔡多識經傳，便謂玩物喪志，畢竟與孔門一貫不似。

理之初見，毋論智愚與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則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非再三之力，轉不如初也。初見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則入乎其中，而身已從其旋折也。必盡其旋折而後復得初見之至境焉。故學問不可以憚煩也。然當身從旋折之際，神無初見之全，必時時憶其初見，以爲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幾哉有以復其初也。吾見今之好學者，初非有所見而爲也，後亦無所期於至也，發憤攻苦，以謂吾學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繫之舟，雖日馳千里，何適於用乎？乃曰學問不可以憚煩，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虛車徒飾，而主者無聞，故溺於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其指遠其辭文。書曰：政貴有恆，辭尚體要。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記曰：毋勦說，毋雷同。則古昔稱先生傳曰：辭達而已矣。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文爲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

醜人見之者不約而有同然之情。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卽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辭非其所重。爾非無文辭也。而陋儒不學。猥曰。工文則害道。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陸士衡曰。雖杼軸於子懷。忱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蓋言文章之士。極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與古人同。便爲傷廉愆義。雖可愛之甚。必割之也。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勦襲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爲宗。蓋與辭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擴。故籍紛採。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無傷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無意而偶同。則其委折輕重。必有不盡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無傷者二也。著書宗旨。無多其言。則萬千而未有已也。偶與古人相同。不過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無傷者三也。吾見今之立言者。本無所謂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則皆古人所已具也。雖然。此則才弱者之所爲。人一望而知之。終歸覆瓿於事。固無傷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襲其意焉。同時之人。有創論者。申其意而諱所自焉。或聞人言其所得。未筆於書。而遽竊其意以爲已有。他日其人自著爲書。乃反出其

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彌縫其隙，而更張其端，使人嘗然莫辨其底蘊焉。自非爲所竊者，覲面質之，且窮其所未至，其欺未易敗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嘗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隱始可攻也。然而盜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厲矣。而當時之人，且曰某甲之學，不下某氏某甲之業，勝某氏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賢者各得其所長，不肖者各誤於所似。誨人不倦，非濫蒙也。予欲無言，非絕教也。好古敏求，非務博也。一以貫之，非遺物也。蓋一言而可以無所不包，雖夫子之聖，亦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賢與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無如何也。孟子善學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義。夫子爲東周，而孟子王齊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也。然而天下之誤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

繁稱

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爲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

謚周道也。此則稱於禮文之言也。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謚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焉。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註釋相傳。有受授至今。不復識爲何如人也。是以後世史文。莫不鑽仰左氏。而獨於此事。不復相師也。

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爲言。排列諸人爲首尾。所以標異編年之傳也。然而

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

淮陰侯之類

或官李將軍之類

或直書名。雖非左氏之錯

出。究爲義例不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沈約魏收諸書。直以標題爲戲哉。況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餘並直書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則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云爾。必從而爲之辭。則害於道矣。

唐末五代之風詭矣。稱人不名不姓。多爲諧隱寓言。觀者乍覽其文。不知何許人也。如李曰隴西王標。瑯琊雖頗乖忤。猶曰著郡望也。莊姓則稱漆園牛姓。乃稱太牢。則詠嘲諸劇。不復成文理矣。凡斯等類。始於駢麗華詞。漸於赤牘小說。而無識文人。乃用之以記事。宜乎試牘之文。流於萬軌。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

自歐曾諸君擴清唐末五季之詭僻而宋元三數百年文辭雖有高下氣體皆尚清真斯足尚矣而宋人又自開其纖詭之門者則盡人而有號一號不止而且三數未已也夫上古淳質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尚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於尊者多避名而稱字故曰字以表德至表德不足而加之以號則何說也流及近世風俗日靡始則去名而稱字漸則去字而稱號於是卑行之於所尊不但諱名且諱其字以爲觸犯豈不諂且瀆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稱號諱字其不正不順之尤者乎

號之原起不始於宋也春秋戰國蓋已兆其端矣陶朱鷄夷子皮有所託而

逃焉者也鵠冠鬼谷諸子自隱姓名人則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號也皆非

無故而云然也唐開元間宗尚道教則有真人賜號南華沖虛之類法師賜號葉靖法師

之女冠賜號太真玉妃之類僧伽賜號三藏法師之類三藏在太宗時此則二氏之徒

所標榜後乃逮於隱逸陳搏林逋之類則播及於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賜雖非典要

猶非本人自號也度當日所以榮寵之意已死者同於謚法未死者同於頭

銜蓋以空言相賞而已矣

自號之繁倣於郡望而沿失於末流之已甚者也蓋自六朝門第爭標郡望

凡稱名者不用其所居之本貫而惟以族姓著望冠於題名此劉子元之所以反見笑於史官也沿之既久則以郡望爲當時之文語而已矣旣以文語相與鮮新則爭奇弔詭各隨其意自爲標榜故別號之始多從山泉林藪以得名此足徵爲郡望之變而因託於所居之地者然也漸乃易爲堂軒亭苑則因居地之變而反託於所居之室者然也初則因其地而後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而後乃不必有其室者構空中之樓閣矣識者但知人心之尙詭而不知始於郡望之濫觴是以君子惡夫作俑也

峰泉溪橋樓亭軒館亦旣繁複而可厭矣乃又有出於諧聲隱語此則宋元

人之所未及開而其風實熾於前明至近日也

或取字之同音者爲號或取字形離合者爲號夫盜

賊自爲號者將以惑眾也

赤眉黃巾其類甚多

娼優自爲號者將以媚客也

燕鶯媚素之類甚多

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紛紛稱號焉其亦不思而已矣

逸囚多改名懼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屢逸之囚轉賣之婢其名必多所謂無如何也文人旣已架字而立號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顧一號不足而至於三且五焉噫可謂不憚煩矣

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較讐卽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標書名後世較讐卽以其人名書此見古人無意爲標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爲弔詭也然而一書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較讐諸家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歧異初非著書之人自尙新奇爲弔詭也

有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有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有書本全而爲人偏舉者有書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學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老子

本無經名而書尊道德莊子本以人名而書著南華之類是也

漢稱莊子唐則勅尊南華

真經在開元時隋志已有南華之目

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劉安之書本名鴻烈解而漢志但

著淮南內外蒯通之書本名雋永而漢志但著蒯通本名之類是也

雋永八十一首

見本傳與志不符

書名本全而爲人偏舉者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而後人

或稱呂覽屈原二十五篇離騷特其首篇而後世竟稱騷賦之類是也

劉向名之

楚辭後世遂爲專部

書名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史記爲書策紀載總名而後人專名太

史公書孫武八十餘篇有圖有書而後人卽十三篇稱爲孫子之類是也此

皆較讐著錄之家所當留意

已詳較讐通義

雖亦質文升降時會有然而著錄之家

不爲別白則其流弊無異別號稱名之弔詭矣

子史之書名實同異誠有流傳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興皆出後人綴集故
因人立名以示誌別。東京訖於初唐無他歧也。中葉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標
識集名。會昌一品元白長慶之類抑亦支矣。然稱舉年代猶之可也。或以地
名。杜牧樊川集獨孤及毘陵集之類或以官名。韓偓翰林集猶有所取。至於詠諧嘲弄信意標名
如錦囊。李松忘筌楊懷玉披沙。李咸用屠龍。熊聲書顏漫編結紛紛標目而大雅之
風不可復作矣。

子史之書因其實而立之名蓋有不得已焉耳。集則傳文之散著者也。篇什
散著則皆因事而發各有標題。初無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詩集文因其散
而類爲一人之書則卽人以名集足以識矣。上焉者文雖散而宗旨出於一
是。固子史專家之遺範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爲一則亦雕龍技曲之一
得也。其文與詩旣以各具標名則固無庸取其會集之詩文而別名之也。人
心好異而競爲標題固已侈矣。至於一名不足而分輯前後離析篇章或取
厯官資格或取遊厯程途富貴則奢張榮顯卑微則醞釀寒酸巧立名目橫
分字號遂使一人詩文集名無數標題之錄靡於文辭篇卷不可得而齊著
錄不可從而約而問其宗旨核其文筆黃茅白草毫髮無殊是宜概付丙丁

豈可猥塵甲乙者乎

歐蘇諸集已欠簡要猶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則無理取鬧矣

匡謬

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爲觀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也至於篇第相承先後次序古人蓋有取於義例者焉亦有無所取於義例者焉約其書之旨而爲之無所容勉強也周易序卦二篇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義乾坤屯蒙而下承受各有說焉易義雖不盡此此亦易義所自具而非強以相加也吾觀後人之序書則不得其解焉書之本旨初無篇第相仍之義例觀於古人而有慕則亦爲之篇序焉猥填泛語強結韻言以爲故作某篇第一故述某篇第二自謂淮南太史班固揚雄何其惑耶夫作之述之誠聞命矣故一故二其說又安在哉且如序卦屯次乾坤必有其義盈天地閒惟萬物屯次乾坤之義也故受之以屯者蓋言不可受以需訟諸卦而必受以屯之故也蒙需以下亦若是焉而已矣此序卦之所以稱次第也後人序篇不過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必於甲前乙後強以聯綴爲文豈有不可互易之理如屯蒙之相次乎是則摹易序者不如序詩書之爲得也詩書篇次豈盡無義例哉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則無是也六藝垂教其揆一也

何必優於易序而歉於詩書之序乎。趙岐孟子篇序尤爲穿鑿無取。

夫書爲象數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數求也。其書初不關乎象數者必求象數以實之則鑿矣。易有兩儀四象八八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元九九爲八十一潛虛五五爲二十五擬易之書其數先定而後摛文故其篇章同於兵法之部伍可約而計也。司馬遷著百三十篇自謂紹名世而繼春秋信哉。三代以後之絕作矣。然其自擬則亦有過焉者也。本紀十二隱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紀分割莊襄以前別爲一卷而未終漢武之世爲作今上本紀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數也。夫子春秋文成法立紀元十二時世適然初非十三已盈十一則歉也。漢儒求古多拘於迹識如史遷猶未能免此類是也。然亦本紀而已他篇未必皆有意耳而治遷書者之紛紛好附會也則曰十二本紀法十二月也。八書法八風十表法十千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七十列傳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歲加閏此則支離而難喻者矣。就如其說則表法十千紀當法十二支。豈帝紀反用地數而王侯用天數乎。歲未及三何以象閏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責實觸處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諸家多沿其說或取陰陽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則併於三

五多或配至百十。寧使續晁斷鶴。要必象數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難合九章。近如鄧氏。函史之老陽少陽。景岳全書之八方八陣。則亦幾何其不爲兒戲耶。

古人著書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藝之文。今具可識矣。蓋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謨貢範之屬是也。帝典皋陶謨禹貢洪範皆古經定名無定之名。風詩雅頌之屬是也。皆以章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類皆非定名首二字爲諸子傳記之書。亦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隨文起例。不可勝舉。其取辨甲乙。而無深意。則大略相同也。象數之書不在其例夫子沒而微言絕。論語二十篇。固

六藝之奧區矣。然學而爲政。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標名。無他意也。孟子七篇。或云萬章之徒所記。或云孟子自著。要亦誦法論語之書也。梁惠王與公孫丑之篇名。則亦章首字句。取以標名。豈有他哉。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於義爲鑿也。師弟問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異哉。說者以爲衛靈公與季氏。乃當世之諸侯大夫。孔子道德爲王者師。故取以名篇。與公冶雍也。諸篇等於弟子之列。爾。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當世之諸侯。而與萬章公孫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則可謂穿鑿

而無理者矣。就如其說。則論語篇有泰伯。古聖賢也。堯曰。古聖帝也。豈亦將推夫子爲堯與泰伯之師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豈將以先祖爲弟子乎。且諸侯之中。如齊桓晉文。豈不賢於衛靈。弟子自是據同時者而言。則魯哀與齊景亦較衛靈爲賢。不應取此。晏嬰蘧瑗。豈不賢於季氏。同在章中。何不升爲篇首。而顧去彼取此乎。孟子之於告子。蓋卑之不足道矣。乃與公孫萬章躋之同列。則無是非之心矣。執此義以說書。無怪後世著書。妄擬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汨汨未已也。或曰。附會篇名。強爲標榜。蓋漢儒說經。求其說而不免太過者也。然漢儒所以爲此。豈竟全無所見。而率然自伸其臆歟。余曰。此恐周末賤儒。已有開其端矣。著書之盛。莫甚於戰國。以著書而取給爲干祿之資。蓋亦始於戰國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奪。而國策多有爲人上書。則文章重。而著書開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憤之篇。秦王見之。至恨不與同生。則下以是干。上亦以是取矣。求取者多。則矜榜起。而飾僞之風亦開。余覽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則有魏文侯與平原君書。讀者不察。以謂戰國諸侯公子。何以入於儒家。不知著書之人。自託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因以所問之人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後人誤於標題之名。遂謂文侯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時逐風會而著書者。

豈有道德可謂人師而諸侯卿相漫無擇決概焉相從而請業哉必有無其事而託於貴顯之交以欺世者矣國策一書多記當時策士智謀然亦時有奇謀詭計一時未用而著書之士愛不能割假設主臣問難以快其意如蘇子之於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徵也然則貧賤而託顯貴交言愚陋而附高明爲伍策士誇詐之風又值言辭相矜之際天下風靡久矣而說經者目見當日時事如此遂謂聖賢道德之隆必藉諸侯卿相相與師尊而後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嗚呼此則囿於風氣之所自也

假設問答以著書於古有之乎曰有從實而虛者莊列寓言稱述堯舜孔顏之問答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虛而實者屈賦所稱漁父詹尹本無其人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無而屈子固有也可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文而假者楚太子與吳客烏有先生與子虛也有從實而假者公穀傳經設爲問難而不著人名是也後世之士摘詞採藻率多詭託知讀者之不泥迹也考質疑難必著其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則稱或問恐其以虛構之言誤後人也近世著述之書余不能無惑矣理之易見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筆於書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設問則已迂矣必欲設問或託甲乙抑稱或問皆

可爲也。必著人以實之。則何說也。且所託者。又必取同時相與周旋。而少有聲望者也。否則不足以標榜也。至取其所著。而還詰問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誣乎。且問答之體。問者必淺。而答者必深。問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今僞託於問答。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而以淺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子之於著述。苟足顯其義。而折是非之中。雖果有其人。猶將隱其姓名。而有忠厚。況本無是說。而強坐於人乎。誣人以取名。與劫人以求利。何以異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於義。有問答。是則在於文勢。則然。初不關於義。有伏匿也。倘於此而猶須問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己文之起伏焉。則是假推官以叶韻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詩謗上官者。上官召之。適與某推官者同見。上官詰之。其人復吟詩以自解。而結語云。問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懼無以自白。退而詰其何爲。見誣。答曰。非有他也。借君銜以叶韻爾。

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故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闢之。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學。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盡其支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